

歷
代
賦
話

續歷代賦話卷七

嘉善浦 銑柳愚輯

唐

感二鳥賦豈真有羨于白鳥鸛鶴特因物託興使賤人
貴物者知警耳

慈溪黃震
讀韓集文

銑按嬾真子退之作感二鳥賦時貞元十一年後人

誤書十五年也

復志賦退而守其志也歲行未及云者歲星十二年一
周復公自述幼孤時未及十歲

閔已賦自傷不得其志欲靜以俟之

銑按閔已賦隔句皆有兮字洪慶善云歐宋本皆無

兮字後皆復添或云咸通本復志賦與此賦皆無兮
字竊謂兮字可有可無史記賈生服鳥賦上句皆有
兮字漢書則刪之矣

別知賦傷知心之難得不忍楊儀之之去已也

全上

佩韋賦謂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則壯之常懼過失中
庸故作愚謂子厚所守者何節而懼其過耶

黃震讀
柳集文

銑按吳子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子厚
佩韋賦桑宏和而却武兮渙宗覆而國舉桑謂承桑
氏也一本改桑字爲乘誤 董斯張吹景集妙喜爲
悅禪師後身蚤歲穎悟諸方尊宿咸印可之李商老
以師卞急贈以佩韋賦後叅圓悟老人始大徹

懲咎賦念往客作

銑按晁无咎曰子厚竄斥崎嶇蠻瘴間堙厄感鬱一
寄于離騷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後之君子欲成人
之美者讀而悲之

閔生賦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真豈本汲冢書
之說歟

愈膏肓疾賦晏相謂不類柳文

全上

銑按困學紀聞晏公亦云膚淺

晁无咎曰仁者樂山自昔達人有以朝市爲樊籠者矣
未聞以山林爲樊籠也宗元謫南海久歎山不可得而
出朝市不可得而復邱壑草木之可愛者皆陷穽也故

賦囚山

銑按避暑錄話子厚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

韓昌黎與馮宿

論文書

韓文明水賦曰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予嘗讀周禮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則是因取日月故曰明非取義于君德也

明郎英七修類藁

銑按貞元中陸宣公主試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詩得韓愈歐陽詹等皆天下英儁偉傑之士號龍虎榜

愈少時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

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

昌黎新修滕王閣記注王勃作序王緒作賦今太原王公

仲舒爲從事
日修閣作記

唐人白行簡以瀘水羅賦得名其警句云焦嶼之生必全有以小爲貴者江漢之流雖大蓋可一以貫之靈一

詩曰瀘水侵月起掃經避蟲行瀘水蓋僧家戒律有此欲全水蟲之命故瀘而後飲今蜀中深山古寺猶有此

規白居易送文暢詩山宿馴溪虎江行瀘水蟲

楊升庵文集

英華載高無際鞦韆賦序云漢武帝後庭戲本云千秋

祝壽之詞也語譌轉爲秋千鞦韆譌之譌也

吹景集

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于屋雷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

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雷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
郁毓根柢連卷間紫苔而裊露凌碧瓦而含煙又曰慚
魏宮之烏韭惡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
知瓦松已有著說乎博雅在屋曰昔耶在牆曰垣衣
廣志謂之蘭香生于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西
載箕瓦于洛陽以覆屋前代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
文帝詠薔薇曰綠階覆碧荷依簷映昔耶或言構木上
多松栽土木氣洩則瓦生松本草瓦衣謂之屋遊西陽雜俎
銑按夢溪筆談段成式以昔邪爲瓦松不知昔邪乃
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尤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爲詞人

所稱

相國李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鎮蜀土明年果然狀頭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延入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

范傳正中丞舉進士省試風過簫賦甚麗爲詞人所諷然爲從竹之簫非蕭艾之蕭也荀子云如風過蕭忽然已化義同草上之風必偃相傳至今已爲誤余讀淮南子云夫播棊尤于地圓者趣窪方者止高各從其所安夫人又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也忽然感之可以清濁應矣高誘注云情商濁宮也 全上

袁伯約集一卷唐袁伯約還樸撰長慶三年進士其年

試麗龜賦

書錄解題

先是柯古寄溫庭筠詩云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

作錦鞋溫作錦鞋賦答之

段成式漢上題襟集

南海郡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褻詭味特甘滋百果之中一無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之諸公莫之知而固未之信惟舍人彭城劉侯弱年遷累經屆南海一聞斯談倍加嘉歎以爲甘旨之極也又謂龍眼凡果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蒲桃及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每相顧閒議欲爲賦述而世務卒卒此志莫就及理郡暇日追叙往心夫物以不

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既不可驗終然永屈况士有
未效之用而身在無譽之間苟無深知與彼亦何異也
用導揚其實遂作此賦云

張九齡荔
枝賦序

銑按左太冲賦云邛竹綠嶺園桂臨厓旁挺龍目側
生荔支曲江賦全反其語故曰雲煙沃若孔翠于斯
靈根所盤不高不卑彼前志之或妄何側生之見疵
玉海宋隆興九年御書荔枝賦賜閤門舍人張延年
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嘗與焉蓋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
爲貴者所知花則何遇焉天后之鄉西河也有衆香精
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
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寢盛今則自禁闥泊官署外延

士庶之家瀾漫如四瀆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遊之士如狂焉亦上國繁華之一事也近代文士爲歌詩以詠其形容未有能賦之者余獨賦之以極其美或曰子常以丈夫功業自許今則肆情于一花無乃猶有兒女之心乎余應之曰吾子獨不見張荊州之爲人乎斯人信丈夫也然吾觀其文集有荔枝賦焉荔枝信美矣然亦不出一果耳與牡丹何異哉但問其所賦之旨何如吾賦牡丹何傷或者不能對而退余遂賦以示之

蘇軾與牡丹賦序

銑按九齡封始興縣伯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文獻

蜀道有青城峨嵋山皆隱淪所託辛亥歲有以鑄金術

千余者竊歎劉向累世懿德爲漢儒宗其所述作根于聖道猶愛信鴻寶幾嬰時戮况流俗之士能無惑于此乎因作賦以正之

李德裕黃冶賦序

銑按李商隱啓矯枉則黃冶之賦興謂此也黃冶變化見漢書郊祀志注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冶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令尚方鑄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亦見郊祀志

平曾以憑人傲物多犯諱忌竟沒于縣曹知已歎其連蹇也遊蜀川謁少師李固言相公輕佻無所畏怵遂獻雪山賦一首言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嶂攢峰夏日清

寒而無草木華茂爲人採掇以李公罕作文章廢其庠序也相公讀賦命推出曾曾不踰旬又獻緜緜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鷗鳶所獲奈魴鯉何相公覽賦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彥伯之機捷無以過焉又作潼關賦以刺中朝此關倚太華瞰黃河雖來往攸同而歎有異也乃與賈島齊譴爲時所忽至于潦倒誠可惜哉後溫庭筠爲賦亦譏刺少類于平賈而謫方城

尉

雲溪友議

荀卿子有螽賦楊泉亦爲之皆言螽有功于世不斥其禍于民也余激而賦之極言其不可能無意乎詩人碩

鼠之刺于是乎在

陸龜蒙
螽賦序

余讀玉溪生蝨賦有就顏遜跡之歎似未知蝨作後蝨

賦以矯之

陸龜蒙後蝨賦序

硯箋四卷高似孫撰昔人言吳融八韵賦古今無敵惜乎亡來已久此存得古瓦研賦一篇歸然魯靈光矣

讀書

敏求

記

銑按宋史藝文志吳融賦集五卷唐翰林學士龍紀

昭宗元年進士年號

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頲方在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遜談字因易其韵曰昔年移樹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悽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駭歎久之知其他日之必主文章也

張鷟朝野僉載

唐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
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叅辨齊魯之音考
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
學孔子廟西之夏屋也見舒元興問國學記其初塗之
以土而已太和間祭酒齊皞司業韋公肅易之以堅木
擇國子通書法者繕寫而懸諸堂禮部郎劉禹錫爲作
記當時塲屋至發題以試士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
其略曰置六經于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
京國儀型光我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
塗而木板自木板而刊石字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

朱熹

尊五經
文字跋

銑按賦彙有大學壁經賦下注闕名卽此賦也

盧肇進海潮賦勅曰窮測海潮出于獨見徵引有據圖象甚明定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載之惑其賦宜宣付史

館

淵鑑類函

魯公顏元孫墓誌省試九河銘高松賦考官劉奇榜曰銘賦音律旣麗且新時務五條辭高理贍惜其貼經通

六所以屈從常第

江隣幾雜志

李德裕別集乃哀合古賦平泉詩集外雜著又有古賦

一卷載金松等四賦

晁公武讀書志

羅隱甲乙集皆詩後集五卷有律賦數首

書錄解題

濮陽吳君文集唐吳德光撰柳子厚序略曰其爲詞賦

有戒苟冒陵僭之志

此郡多白猿其性馴而仁愛所止榛木不瘁果熟乃取
不與攫相狎猴亦畏而避之昔傳夾有猿猴賦但說其
變態似優以爲戲且不言二物殊性予今作賦以辨之

耳李德裕白
猿賦序

余曾有橫事被拘爲羣小所使將致之深議友人救護
得免竊感趙壹窮鳥之事遂作窮魚賦常思報德故冠
之篇首云盧照隣窮
魚賦序

天寶十載予以史臣推擇待詔闕下解直多忤連歲不
偶未選叙求叅河南府軍事府尹裴公以予浮名在顧
遇焉而尹之外姻或綰紀綱之局怙勢矜權求府僚降

禮干已予清慎自守不能附會爰逝我陳嫌怒遂構又
同官多貴遊右戚酒食之會絲竹之娛無間旬朔予人
質鄙野雅不之好常願鷗鳥爲儔江海是處往歲久遊
剡中將遂終焉朝旨迫召故不獲展著白鵬賦以寄斯
意至是鬱悵彌用增想廳階之下蹊有莎草故叅軍宋
之問徙于伊川而植焉結根五紀綿囂庭際廣累萬步
高樹十餘間以雜果陰蔽其上俗吏往來必凌踐之歎
其稟山野之姿而託非其所以就窘迫因而賦

蕭穎士
庭莎賦

序

天寶初上遊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駕幸溫泉賦詞調
倜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今畧其詞曰若夫天寶二年

十月後兮臙月前辨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泉天門
乾開露神仙之輻湊鑾輿劃出驅甲仗以駢闐青一隊
兮黃一隊熊踏胸兮豹擎背朱一團兮繡一團玉璫珂
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攬得盤古髓搖得女媧瓢遮莫你
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其自叙云別有窮奇踰蹊
失路猖狂骨體雖短伎藝能長夢裡幾回富貴覺來依
舊悽惶今日是千年一過叩頭莫五角六張帝覽而奇
之將加賞上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
時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
顧曰真窮薄人也授以春官衛上左焉

鄭梁開天
傳信記

銑按宋馬永卿嬾真子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

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然一年之中不過三四日又四句略有異同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張

寒山子楚辭尤超出筆墨哇逕日有人兮山陘雲卷集作哀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漫兮難征心惆悵兮孤疑

蹇獨立兮忠貞

困學紀聞

裴諗兼上銓主試宏辭兩科其年爭名者衆應宏辭選前進士苗台符楊嚴薛訢李詢古敬翊已下一十五人就試諗寬豫仁厚有賦題不密之說前進士柳翰京兆尹柳烹子也故事宏辭科只三人翰在選中不中者言翰于諗處先得賦題託詞人溫廷筠爲之翰既中選其

聲聒不止事徹宸聽趙相令狐絢故人子也同列
將以此事嫁患于令狐丞相丞相逐之盡覆去初日官
奏文昌星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爲禮部侍郎聞而憂焉
至是三科盡覆日官之言方驗

東觀
奏記

林傑字智周幼而聰明秀異言發成文音調清舉年六
歲請舉童子試後復業詞賦頗振聲問有仙客入壺中
賦云仙客以變化隨形逍遙放情處于外則一壺斯在
入其中則萬象俱成飛閣重樓不是人間之壯奇花異
木無非物外之名至九歲謁盧大夫貞黎常侍殂無不
嘉獎年十七偶得疾而終

岡川名
士傳

周濟美三舉及第試蟾日祈天宗賦用魯血對衛賜據

義衛賜則子貢也書衛賜作駟馬字意甚惶駭此撈出
某與狀頭同叅座主座主曰諸公試日天寒急景寫札
雜文或有不和法請先輩等各買好紙重來請印如法
寫淨送納抽其退本及某撰本請出駟字上朱點極大

子
乾膜

開成會昌中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又有薄徒多輕侮
人故裴泌應舉行美人賦以譏之

盧氏
稌說

劉允章題目天下爲家賦給事中杜裔休進疏論事雖
不行時以爲當崔澹至仁伐不仁賦亦頗招時議薛耽
盛德日新賦韻脚云循乃無已劉子震通狀請改爲修
當時改正

全上

上德試制科于宣政殿如輒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徧示宰臣學士無不服上藻鑒宏備獨孤授所司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嘆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于至仁上以授爲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有二上卽位悉令放之于荆山之南而授不辱其受獻不傷放蘇鶚杜陽雜編故賞其知去就焉陽雜編文宗皇帝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試而披覽吟誦終日忘倦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元珠賦謂之元祖全上

朱秀才遂寧府人

舉進士有楊如別明皇賦最佳

北夢
瑣言

顧博士雲雖龔商之子而風韻詳整文賦爲時所稱而
切于成名嘗有啓事陳于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
于尾株之前也

全上

白居易初爲杭州刺史會稽徐凝自富春來時張祐榜
舟而至二生未之習稔各希首薦焉白曰二君論文若
兼白之門鼠穴勝負在于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
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以凝爲先祐次之

雲溪友議

蜀後主王衍少主決幸秦之計至劍門少主乃題云云
後侍臣繼成都尹韓昭王仁裕和又命制秦中父老望

幸賦一首進之

王氏見聞錄

王蜀先主時修斜谷閣道鳳州衙將白忘其名掌其事
焉至武休潭見一婦人浮水而來意其溺者命僕夫鈎
至岸濱忽化爲大蛇沒于潭中白公以爲不祥因而致
疾愚爲誦岑參招北客賦云瞿塘之東下有千歲老蛟
化爲婦人炫服靚粧游于水濱白公聞之方悟蛟也厥
疾尋瘳又內官宋愈昭自言于柳州江岍爲二三女人
所招里民叫而止之亦蛟也岑賦所言斯足爲證北夢
瑣言
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鎮番禺效吳隱之
爲人京國親知貧乏者願俟濡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
以遺之及薨于嶺表扶護靈槨經渚宮家人驚海珍珠
翠于市時人譏之

上宣宗敦睦九族于諸侯王尤盡友愛卽位後千十六宅

起雍和殿每月三兩幸與諸侯王擊鞠合樂錫賚有差
進士司馬樞爲雍和殿賦詞雖不典亦志一時之事實

唐裴庭裕
東觀奏記

樂朋龜侍郎舉進士初陳啓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別
千九經書及老莊洎八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

誠有學問也

北夢
瑣言

唐李相礪高才與學冠絕羣彥爲朋黨所排洎登岩廊
似涉由徑然亦才授也制下日劉舍人崇龜抱麻而哭
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表論之又以彭城先德
受賄飲酖乃作鸚鵡杯賦醜詞訐切人謂寒心

天成年盧文進鎮鄧因出城賓從偕至舍人韋吉亦被
召年老無力控馭旣醉馬逸東西馳桑林之中被橫枝
冒挂巾冠露禿而奔笑僕夫執縱則已墜矣舊患肺風
鼻上癰疹而黑卧于道周幕客無不笑者從事令左司
郎中李任祠部員外任瑤各占一韵而賦之賦項云當
其廳子潛窺衙官共看喧呼于麥隴之裏偃仆于桑林
之畔藍攬鼻孔真同生鐵之錐硯旬骸體宛是熟銅之
鑪餘不記之聞之者無不解頤

世謂渾詩遠賦不如不作非言其無才藻鄙其無教化
也並全上

銑按遠岳陽守李遠也

唐劉義方東府解試貂蟬冠賦韵脚以審之厚薄義方賦成云某于厚字韵有一聯破的乃吟曰懸之于壁有類乎兜鍪戴之于頭又同乎席帽

莫后反

無不以爲歡笑

太平廣記

梅權衡吳人也入試不持書策人皆謂奇才及府題出青玉案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爲韻塲中競講論如何押諒字權衡于庭樹下以短筆畫地起草日晡權衡詩賦成張季遐前趨請權衡所納賦押諒字以爲師模權衡乃大言曰押字須商量爭應進士舉季遐且謙以薄劣乃率數十人請益權衡曰此韵難押諸公且廳上坐聽某押處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

恍兮其中有諒犬蹲其傍鴟拂其上權衡又講青玉案
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鴟拂其上也衆人大笑
乾子

盧照隣范陽人寓居于京城鄴陽公主之廢府顯慶三
年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華原人年
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隣自傷年纔強仕沈疾困憊乃
作病梨樹賦以傷其稟受之不同詞甚美麗
譚賓錄

周咸通中舉人李雲翰行口脂賦李罕披雲霧見青天
詩皆遭主司庭責而遣雲翰作吳王李謁天帝記

太平
廣記

鄒待徵妻薄者武康尉自牧之女也從待徵官江陰袁

鼎亂待徵解印竄匿薄爲賊所掠將污之不從語家媼
使報待徵曰我義不辱卽死于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
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曰昔歲隋盜並起橫行海
浙江陰萬戶化爲凝血無石不焚無玉不折我我薄媛
炯然名節自牧之子鄒徵之妻玉德蘭姿女之英兮鄒
也避禍伏于榛莽婉如之賓執爲囚虜匍匐泥沙極望
無睹出授官之告託垂白之姥姥感夫人爰達鄒君兵
解求尸在于江濱哀風起爲連波痛氣結爲孤雲鳬雁
爲之哀鳴日月爲之蒙昏端標移景而恒直勁芳貫霜
而猶存知子莫如父誠哉長者之言

法苑珠林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宏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

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親
族驚異之著文章百餘首後遂學窮三教博涉多能年
二十四而卒今採其文魍魎問影賦著于篇其序曰庚
辰歲予嬰沉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頓精神羸悴形體
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魎責影之義故假之
爲賦庶解疾焉魍魎問于予影曰君英達之人聰明之
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曠道家之秘旨探釋部之幽旨
旣虔恭于中饋又希慕于前史不矯枉以干名不毀物
而成己伊淑德之如此卽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
沮其精神煩寃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與子
兮相親何不誨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脩異萊妻之樂

道殊鴻婦之安貧豈瘡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
今節變歲移臘終春首照晴光于郊甸動暄氣于梅柳
氷解凍而繞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蠲憂釋疾怡神養
壽何默爾無營自貽伊咎僕于是勃然而應曰子居于
無人之域遊于魑魅之鄉形旣圖于夏鼎名又著于蒙
莊何所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因
人而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辨隨晦明以興滅
逐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
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分由己影何辜而畏譴且
子聞至道之精竊兮冥至道之極昏以默達人委性命
之修短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纏榮耀不能惑

喪之不以爲喪得之不以爲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賞
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掾奚予智之能測言
未卒翹翹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于絕域之外長于
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君而問影旣談元
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
數十卷則文體一變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

記聞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
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
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攜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挈然
滯維揚自連斃數駟後乘旣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
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至遂

坐韋生鮑生之右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
出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
夏止靈武而廻部落馱駿獲數疋龍形鳳頸鹿脰鳬膺
眼大足輕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
燭閱馬于輕檻前數匹與向來誇誕十未盡其八九韋
戲鮑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
絃更衣盛粧頃之乃至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
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
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
西樓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
叱撥酬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素然無章有紫衣冠者

二人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韋鮑以寺當星
使交馳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堂闔戶以窺之而
盃盤狼籍不暇收拾時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
聞妾換馬之筵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
持盃望月沈吟久之曰足下盛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
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絕後矣對曰殊不見
賞風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長鬚云數
年來在長安蒙樂遊王引至南宮入都堂與劉公幹鮑
明遠看試秀才予竊入司文之室于燭下窺能者制作
見屬對頗切而賦有蜂腰鶴膝之病詩有重頭重尾之
犯若如足下洞庭木葉之對爲紕繆矣小子拙賦云紫

臺稍遠燕山無極涼風忽起白日西匿則稍遠忽起之
聲俱遭黜退矣不亦異哉謂長鬚曰吾聞古之諸侯貢
士于天子尊賢勸善者也故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
尊賢三適謂之有功加九錫不貢士一黜爵再黜地三
黜爵地夫古之求士也如此猶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之
不深尚有遺漏者乃每歲季春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
而禮聘之當是時儒墨之徒豈盡出矣知謀之士豈盡
舉矣山林川澤豈無遺矣日月照臨豈得盡其所矣天
子求之旣如此諸侯貢之又如此聘禮復如此尚有栖
栖于巖谷鬱鬱不得志者吾聞今之求聘之禮缺是貢
舉之道曠矣賢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汨汨焉隱巖穴者

自重髦窮經至于白首焉懷方策者自壯歲力學訖于
沒齒雖每歲鄉里薦之于州府州府貢之于有司有司
考之詩賦蜂腰鶴膝謂不中度彈聲韻之清濁謂不律
雖有周孔之賢聖班馬之文章不由此製作靡得而達
矣然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其可聞乎今足下
何乃贊揚今之小巧而絜張古之大體况予乃勲皓月
長歌之手豈能歡于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旣清秋月
如畫吟咏時發盃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
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云便以妾換馬爲題
仍以捨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
片啓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韵長鬚者倡云彼佳人

今如瓊之瑛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于逐日故何
惜于傾城香暖深閨永獸桃花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
玉之聲希逸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旣各從
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
牽而來光彩頓生于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
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鬃意
已忘于鬢髮汗流紅頰愛無異于凝脂希逸曰是知事
有興廢用有取捨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
足爲貴者買笑之恩旣盡有類卜之蓍韋生發篋取紅箋跪獻
希進也文通賦四韻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箋跪獻
于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

歷代賦詒

卷七

續集

九

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適謂生曰異日主文柄較
量俊秀輕重無以小巧爲意也言訖二公行十餘步間
忽不知其所在矣纂異記

續歷代賦詒卷八

嘉善浦 銑柳愚輯

五代

李琪少孤貧苦學尤精于文賦嘗携一軸謁李璣璣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因出琪啞鐘捧日等賦指示琪曰常患近年文字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由是知名

後唐書傳

李琪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父穀謙于公署密遣人以漢高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

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

價

冊府元龜

馮涓分符眉州不得之任跼蹐陳田之間羈愁六年著

懷秦賦

北夢瑣言

銑按涓字信之婺州東陽人唐大中進士王建表爲節度判官歷官前蜀御史大夫

廬江伍喬居廬山詩調苦寒每有疲童羸馬之嘆山中浮屠夢見一大星旁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入金陵舉進士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升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座張洎續至主司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于西酒數行喬始上卷

主司嘆其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以喬居賓席及覆試榜出喬果爲首洎貞觀次人稱主司精于衡

鑒

陸游南唐書

耆舊續聞云後唐進士謁前輩各將所業一卷至兩卷但于詩賦古調中取其最精者行兩卷號曰雙行已謂多矣桑魏公維翰只行五賦李相愚只行五首詩便取大名裴說補闕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今投贊詩文以多多爲善者乃疥駱駝也

王士禛池北偶談

五代史補歐陽彬在湖南日馬氏不用因而落魄街市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延于家一日西蜀圖綱將發瑞卿遂以家財資彬隨綱吏入蜀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

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夔州節度使

淵鑑類函

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

憲賦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死歟飛類化作鴛

鴦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孟津之捧塞度關倘許

疑函谷之丸封

楚溪筆談

銑按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坐

秦王重榮事南奔烈祖

南唐元宗

用爲宣州觀察判官保

大

元宗年號

初遷御史中丞以彈馮延巳魏岑貶踰年召

還命爲翰林學士卒諡曰簡

徐鉉和印先輩及第後獻座主詩嘉魚始賦人爭誦荆

玉頻收國自肥

注印以南有嘉魚賦及第

處士史虛白北海人也清泰中客遊江表卜居于潯陽
落星灣遂有終焉之志容貌恢廓高尚不仕嘗對客奕
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爲書啓表
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輟數食之間
衆製皆就雖不甚精絕然詞采磊落旨趣流暢亦一代
不羈之才也晚節放達好乘雙犢板輿挂酒壺于車上
山童總角負瓢以隨往來廬阜之間任意所適當時朝
士咸所推仰保大末淮甸未寧割江之際虛白乃爲割
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閒魚鼈無知尚交
游而不止

朱江表鄭文
寶南唐近事

嚴僕射續位高寡學爲時所鄙江文蔚嘗作蟹賦譏續

略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又云口裏雌黃每失途于相

沫胸中戈甲嘗聚衆以橫行續深赧之

湘山野錄

劉崇遠耳目記趙王鎔命馬彥使于燕劉守光命韓定
辭館之時燕之酒妓轉轉者一代名姝無比韓之所眷
也每當酒席馬頻目之韓曰昔文公分叔隗于趙衰伯
符輟小喬于公瑾蓋惟名色可奉名人所慮媚婦不勝
賢者顧矚願垂一詠故得奉之彥卽命筆援毫文不停
綴作轉轉之賦其首曰玳筵旣啓雅樂斯陳霧卷羅幕
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婢媚縱
玉顏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襪以生塵遂載以歸

補侍兒小

錄名

釋僧緘俗姓王居淨衆寺有華陽王處厚者僞蜀落第
入寺寫愛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
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咨曰和尚某
身跡奚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于明年而今而後事可
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緘于案頭拈文卷
覽之則處厚府試賦稿曰考乎真僞非君燭下之文何
多誑乎遂探懷袖賦稿示之此豈非程試之真本乎處
厚驚悚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
師何從得是本乎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者皆貯
之矣處厚問明年及第姓名緘索紙立出一短封與之
誠之嚴密藏之至春試罷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

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榜出周有
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
程處厚惟狎同年置酒高會是夜暴亡驗其策名之榮
止一百二十日

朱佐前
定錄補

續歷代賦詒卷九

嘉善浦 銑柳愚輯

宋

毛滂字澤民元祐初公在翰苑澤民自浙入京以書贊
文一編自通公出守錢塘澤民適爲掾紹聖初謫惠州
澤民以書問安否又寄所擬秋興賦公答之曰秋興之
作追配騷人多矣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
以發此奇思以自表于世耶澤民嘗爲武康令崇寧初
除刪定官未幾爲言者論去後知秀州有東堂集行于

世施注
蘇詩

張嘉父名大寧山陽人登元豐八年第治春秋學政和

間爲司勳郎張文潛嘗作南山賦以贈之其略曰南山
巖巖兮其下有人佩玉而握珠尅意魯叟之古經不習
世儒之臆書過都梁兮躊躇奉兩月之周旋其所居當
是泗之南山今爲肝貽也

全上

銑按南山名都梁山出都梁香故也見東坡泗州南
山詩自注

東坡曰予少官鳳翔行山求邸見壁間有詩曰人間無
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沒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沒交
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故其海上作
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旣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然此
老言人心之正如孟子言性善何以異哉

冷齋
夜話

東坡濁醪有妙理賦云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飲吾友
僕謂我也或以爲奴僕誤矣

酉溪叢語

仁宗天聖元年是歲公應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其
略云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內蛇鬥而外蛇傷新鬼大而
故鬼小人已傳誦坐賦逸官韻黜

歐陽文忠公年譜

慶歷二年三月丙辰御試進士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公
擬進一首賜勅書獎諭

全上

銑按公子發述公事迹云慶歷二年御試進士以應
天以實不以文爲題公爲擬賦一道以進指陳當世
闕失言甚切至 應天以實不以文見息夫躬傳又
見馬周貞觀十一年上太宗疏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莠欲晴去得順風來者
怨此乃槩括劉禹錫何卜賦中語曰同涉于川其時在
風沿者之吉舛者之凶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
乃穆之厄坡以一聯十四字而包盡禹錫四對三十二
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至如前赤壁賦尾節一段
自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至相與枕藉乎舟中
不知東方之既白却只是用李白清風明月不用一錢
買玉山自倒非人推一聯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
愈妙也

學齋
帖畢

銑按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元豐五年先生年四十
七在黃州寓居臨臯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

士七月遊赤壁有赤壁賦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
莊子內篇德充符云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
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東坡赤壁賦云蓋將自其變者
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
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蓋用莊子語意

林下
偶談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

唐諸公皆莫及也

樂城先生
遺言

唐子西語錄云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
爭衡耳東坡之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語畢
世不可得也

漁隱
叢語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

歷代賦話

卷九

三

三

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鵲巢其上有二蛟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

東坡志林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采薇之詩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貴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于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撝爲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

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
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于安在况
况吾與子寄蜉蝣于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
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
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
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于
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水釋矣東坡步驟太史
公者也

錫林
玉露

朱氏子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皆願出家禮僧守素九
歲如成人誦予赤壁二賦鏘然鸞鶴聲也此東坡門僧

也

東坡
全集

黃書子由帥蜀中閣乃胡給事晉臣之女過雪堂行書

赤壁賦于壁間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

宋景文筆記云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李太白作蜀道難因用之苕溪漁隱曰蘇子瞻蜀人也作後赤壁賦云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洞庭春色賦嗚呼噫嘻我言夸矣皆用此語並全上

西飛一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注數行石刻舊曾藏

吳匏庵詩

東坡才高而熟于釋老遂成左右逢原如赤壁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亦本于佛氏之言性

黃氏曰抄

東坡再遊赤壁霜露既降時也盈虛消息之妙至此嶄

然畢露坡之逆順兩忘浩然與造物者遊蓋契之矣觀此圖者盍于其水落木脫

賦赤壁後賦圖全上

柑橘二物草木書各爲一條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曰洞庭春色東坡之賦皆用橘事豈以橘條下其類有朱柑乳柑黃柑石柑乎夫柑無故事名洞庭春色亦橘也

問見後錄

山藥曰薯蓣一名玉延簡齋嘗作玉延賦

游宦紀聞

旣按簡齋陳與義也字去非號簡齋

荅公嘗言王沂公所試有教無類有物混成賦二篇在生平論著絕出有若神助云楊億大年亦云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賦一生衣之食之不能盡

宋景文公筆記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于廣狹匪
雕匪斲流形罔滯于盈虛則宰相鈞陶運用之意已見
于此賦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
聚而爲山川則宰相擇任羣材使小大各得其所又見
于此賦矣

青箱
雜記

銑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出老子道經

宋莒公兄弟平時分題課賦莒公多屈于子京及作鷲
鳥不雙賦則子京去兄遠甚莒公遂擅場賦曰天地始
蕭我則振羽而獨來燕雀焉知我則凌雲而自致又曰
將翔將翔詎比海鵠之翼自南自北若專霜隼之誅則
公之特立獨行魁多士登元宰亦見于此賦矣

全上

寇萊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爲濟州通判滿歲當
召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如人
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回爲萊
公誦之不遺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卽召之故事
館職皆試于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于中書
石林燕語

銑按兩賦卽所試有教無類有物混成二篇文公楊
大年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爲第一賦
盛行于世其警句有云神龍興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
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

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

亦着題也

歐陽文忠公歸田錄

李迪爲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携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迪與諸子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初作有物混成賦成識者知其大爲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爲言辭者可以觀矣

聞見錄

銑按宋登科記景德二年狀元李迪

蔡齊洛陽人祥符八年真宗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

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叅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退有法天子以爲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

歐陽文忠公撰公行狀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餽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人

歸田錄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年二十七登蔡齊榜中乙科第九

十七名試置天下如置器賦君子以恐懼修省詩順時
知微何先論

范文正公年譜

艾穎侍郎少鄉貢入京師中途逢一叟謂穎曰子相甚
貴此去當第授穎書一冊乃春秋左傳 熟讀之禮部

試鑄鼎象物賦出所得書穎甚喜援筆立成若有相之

者擢甲科

王闕之說水燕談錄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行至劍門宿張惡子廟祈夢夢
神賓主勸酬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
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旣而諸神皆一韻刪改商確
畢朗然誦之曰當召狀元魂魄授之二子素聰警盡記
其賦及試題果驗而賦皆不能記唱名二子皆被黜狀

元乃徐奭也既見奭賦與廟中所記無異

葉夢得語
下放言

銑按宋登科記大中祥符五年狀元徐奭

鄭毅夫皇祐五年進士廷試園丘象天賦時解與滕甫俱有塲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園丘自然自謂人莫能及解賦但制一字曰禮大必簡丘園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

書錄
解題

銑按記纂淵海云皇祐五年廷試選士前一日取首選卷焚香祝之曰願得忠孝狀元洎唱名乃鄭獬也宋史滕元發傳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舉進士廷試第三用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

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

山谷作蘇李枯木道士賦有懼夫子之獨立矢來無鄉
出韓非子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從來之方則積鐵以備
一鄉謂聚鉄一身以備一處則甲之不全者矢來無鄉
則鉄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鉄故
曰鉄室備之則體不傷破

芥隱
筆記

山谷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栢
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附學
紀聞

東坡曰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
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洋洋澹泊有一
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

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東坡次韵和劉貢父登樓見寄并寄子由二首中有云
自爲千言賦新裁六幅圖自注近以絹自寫子由黃樓
賦爲六幅圖甚妙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

樂賦

先生遺言

統按周李闢蘇文定公遺言序略曰昔人疑黃樓賦
非出公手子瞻蓋觀爲之辯今公自謂此賦學兩都
晚年不復作此工夫之文至和陶擬古九首則明言
坡代作識者當自得之 子由黃樓賦序熙寧十年

秋七月乙丑河決于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
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爲彭城
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藁完室隙穴以
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
下者二丈八尺塞東南北門水皆自城際山兩晝夜
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于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
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
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汙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
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于邱陵
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
脫者無數水旣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

澶淵誠塞徐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
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
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旣去而民益親于是卽城之東
門爲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
輒方從事于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吊水之遺迹乃
作黃樓之賦

徐州有管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
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山
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
四字盼之書也

張邦基墨莊漫錄

嘉定甲申夏有持穎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跡所自

知非贗物明甚有黃樓賦一篇讀之其間前則項籍劉
戊一句中觀瀾文作劉備潁濱集作劉季觀瀾文注云
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邦
及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陳登孔融曉喻
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戊乃楚元王交之子也漢六年旣
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劉賈爲荊王交爲楚主王
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及薨戊嗣稍淫暴
遂應吳王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戰絕吳糧道士饑吳
王走戊自殺彭城卽徐州先生之意蓋以此也不知當
作劉備劉季而後來易以戊耶或傳寫訛謬而意其
爲備爲季耶要當以先生手書爲定也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雁亭詩當爲希世珍藏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間以苴藉綫續者荆山之人以玉抵鵲非虛言也

全上

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于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尤爲可貴也

東坡書子由超然臺賦後

世之所樂吾亦樂之子由其獨能免乎以爲徹絃而聽鳴琴却酒而御芳茶猶未離乎聲味也是故卽世之所樂而得超然此古之達者所難吾與子由其敢謂能爾矣乎邦直之言可謂善自持者矣故刻于石以自警云

東坡書李邦直
超然臺賦後

余友文與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為超然臺辭意蕭散不復與外物相關其遠遊大人之流乎

東坡書文與可
超然臺賦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御延和殿奏端明殿學士范鎮所進新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皆侍時西夏方遣使款延州塞而邊臣方持其議相與往返未決也故進士作延和殿奏新樂賦款塞來享詩云

東坡跋進士
題目後

北池又名後池唐韋白有歌詠本朝皇祐間蔣堂守郡乃增葺池館賦北池宴集詩後十二年復守郡遂作北

池賦

范成大
吳郡志

銑按堂字希魯宜興人祥符五年進士賦載郡志注
予舊藏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張文潛題其後云予見
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罇鐘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
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
亦時爲文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 居仁好其
文出以示余覽之令人愴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

東萊
呂紫

薇詩
話

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真爲文善腹藁作賦塲屋中默坐
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遂

魁成都

樂城先
生遺言

銑按范蜀公名鎮字景仁卽長嘯公也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大行山賦以大行近時
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
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
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名與語未爲晚也
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忽賣告身至乃授伯易
潁州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明

珠賦

孫公
談圃

銑按魏公韓琦也潁州宋史本傳作和州 感山賦
七千四十九言 楊升庵丹鉛總錄云山海經太行
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
象云大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大行首始河內

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陁崔伯易感山賦上正樞星
下開典方起爲名邱安爲平岡巍乎甚尊其名太行
蓋赶韵之誤耳 沈括夢溪筆談嘉祐中揚州有一
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于天長縣陂澤中後轉入甕
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凡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
見之余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初微
閃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
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
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目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
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有
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燄殆類日光崔

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嘗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舟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玩珠

楊億作二京賦旣成好事者多爲傳寫有輕薄子書其門曰孟堅再生平子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隙地陽亦書門答之曰賞惜違顏事等隔世雖書我門不爭此地余謂此齊東之言也楊公長者肯相較若爾耶

崔史

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扑之察省試房心爲明堂賦榜發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耶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年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宋王經
默記

銑按青箱雜記明道中仁宗御便殿試進士房心爲
明堂賦和氣致祥詩

端拱初宋白知舉取二十八人物論喧然以爲多遺材
詔復取落下人試于崇政殿于是再取九十九人而葉
齊猶擊登聞鼓自列朝廷不得已又爲覆試頗惡齊歸
訟考官賦題特出一葉落而天下秋凡放三十一人而
齊乃在第一

石林燕語

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于作賦省試時
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
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似孟子亟以示文忠文忠

大喜往取其賦則已爲他考官所落矣卽擢第二
蘇子容過省賦歷者天地之大紀爲本場魁旣登第遂
留意歷學元祐初遂命子容重修渾儀制作之精皆出
前古

銑按子容名頌

范文正公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許公坐貶饒州梅聖
俞時官旁郡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反
謂爾多凶蓋爲范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
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秉政聖俞久困
意公必援已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
有違言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略云我昔聞汝之忠作

賦弔汝今主人誤豐爾食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
目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意以
其西師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爲隘

林文節連爲開封府南廟第一廷試皆屬以魁選仁宗
亦遣近璫伺其程文畢先進呈時試民監賦破題云天
監不遠民心可知此至上前一近侍旁觀忽吐舌蓋惡
其語忌也仁宗由是不樂亟付考官依格考校考官之
意不欲置之上等入第三甲而得章子平卷子破題云
通啓元聖天臨兆民上幸詳定幕次卽以進呈上曰此
祖宗之事朕何足以當之遂擢爲第一

並全上

銑按東坡答黃直尺牘君實嘗言破題當似日五色

莫作運啓元聖天臨兆民也

往年俞文緯監試預薦赴省相過因話賦假人名善體

狀題意者莫若武爲救世砭劑云唐室中興賴藥師

李靖

字而克濟漢家外患藉去病以皆除余嘗賦化下猶甄

者欲以陶唐堯舜爲一聯使於變時雍猶埏已埴風動

四方器不苦厥事也曾與舍弟碩夫邁昆仲儕輩較量

莫不領畧此說

子俞子瑩雪叢說

統按唐書儒學傳武爲救世砭劑

昔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舉空朔庭三箭定天山可使要在人幹旋爾或謂此事乃人臣非帝王也不可用疑

詎之後于程文中見一舉人使得最妙其說題目甚透
有曰一舉朔庭空寶憲受成于漢室三箭天山定薛侯
稟命于唐宗真所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者也

銑按帝王之道出于萬全見漢書鼂錯傳

文章一技要自有活法若膠古人之陳迹而不能點化
其句語此乃謂之死法死法專主蹈襲則不能生于吾
言之外活法奪胎換骨則不能斃于吾言之內斃吾言
者生吾言也故爲活法伊川先生嘗說中庸鳶飛戾天
須知天上更有天魚躍于淵須知淵中更有地會得這
箇道理便活潑潑地吳處厚嘗作剪刀賦第五隔對去
爪爲儀救湯王之旱歲斷鬚燒藥活唐帝之功臣當時

屢竄易唐帝上一字不妥貼因看游鱗頓悟活字不覺
手舞足蹈町有胸中之活法蒙于伊川之說得之有紙
上之活法蒙于處厚之說得之

嘗見俞馮老叔叔舉似外公暨大中陶天之歷數在舜

躬賦被題云神聖相授天人會同何謳歌不之堯子蓋
歷數在于舜躬又見陳季陸先生談及陳元裕嘗主文
衡出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賦滿塲破題皆閣筆焉遂自
作云物數有極椿齡獨長以歲歷八千之久成春秋二
序之常又見蔡曼卿稱賞上舍熊元用節十四歲作君
人成天地之化賦破題云物產于地形鍾自天賴君人
之有作成功化之未全三賦四柱皆出人意表真所謂

作賦手也嘗聞張從道鳳先生論文有及向之省試賦
題出天子聽翔于南門之外滿場皆曰詣南門而聽焉
唯魁者以詣爲出便見得在外也當時父子同試尚留
隱情及至揭榜方知父魁子亞而問之何不見誨父云
不解有兩魁也東坡以詩賦一序見工拙卽此可知

己丑歲正月謝翱臯羽方鳳韶卿約遊洞天十四日甲
午陰未曉卽行晚泊上坦雙巖鄭子有聞之先至旅寓
邀宿陵雲山房是夕子有出家藏先資政北山先生遺
墨共觀至夜分韶卿書北山感雪竹賦後臯羽亦題鳳

金華
辭錄

曩者吳經叔鄂

鄂

在湖南漕試以本經詩義取解魁次名

陳尹賦文帝前席賈生破題云文帝好問賈生力陳忘其勢之前席重所言之過人經叔先生收勢字作分陳大欽服內有打花格云金蓮燭煥煌煌漢天子之儀玉漏聲沈纏纏洛陽人之語試官已喜此一聯又陳季陸在福州考較出皇極統三德五事賦魁者破題云極有所會理無或遺統三德與五事貫一中于百爲季陸先生極喜闢初兩句只嫌第四句不是貫百爲于一中似乎倒置改貫字作寓較有意思此皆二公之警誨也往年上庠湯黃中試秋燕已如客詩破題近人方賀厦如客已驚秋以厦對秋權借用字也陳傅良作仲秋教治兵賦破題雖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以夏對秋

正借川字也六吟八韵能于借對上得一二警聯便是
高人一着作者不可不知

周以宗強賦故蒼籙之興起始諸姬而阜康東門種瓜
詩青門無外事尺地足生涯所以對者無非借數與器
而已詩史以皇眷對紫宸曲詞以清風對紅雨因朱耶
之板蕩致赤子之流離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是皆
老子文學而見于駢四儷六之間者自然假借使得好
不知膾炙幾千萬口也嘗記陳季陸應行先生舉似作
賦之法用高皇對小白 並全上

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學
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

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旣而果幾也後數年公爲御史考官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旣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仁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輝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于天公以

謂積近于學改爲蘊人莫不以公爲知言

夢溪筆談

銑按玉海路授爲長賦張方平擯斥而其文遂正劉幾爲僻句歐陽修革去而其風復雅

劉焯堯舜性仁賦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人往往疑仁者壽仁者必有勇皆有出處獨動字不工深推動靜二字使性字故事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晁氏容語

銑按宋登科記嘉祐四年狀元劉焯 陳氏書錄解題曰劉狀元東歸集大理評事鉛山劉焯之道撰仕止于郡幕年三十六以卒

正素處士張舉字子厚毗陵人治平初試春官司馬溫

公主文賦公生明以第四人登第既得官歸卽不仕終身家藏書數萬卷善琴棋日惟玩此三物

宋鄭景望蒙齋筆談

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疊用韻已而爲第四名竊怪主司鹵莽及元祐中使虜過北門馮爲留守始修門生敬酒邊馮因言昔忝知舉秘監賦重疊用韻以論策佳輒爲改之擢寘高等頗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酒杯覆懷再三愧謝

齊東野語

省試王射虎侯賦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所變之皮貴老爲近親賦見龍鍾之黃耆思彷彿于吾親試官掩卷大噱傳爲口實

江隣幾雜志

銑按宋元懷樹萱錄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

于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哄堂大笑

先伯父治平四年舉進士第一少從丁寶臣以文字爲歐陽文忠公王岐公所稱重其試公生明賦曰依違牽制者旣已去矣則明白洞達者乃其自然此不刊之語也在熙寧間爲荆公薦竟不樂委曲得貴達然亦爲司馬溫公呂獻可呂微仲范堯夫諸公所知元豐七年卒于黃州東坡解衣贖之

許彥周詩話

銑按許公名安世治平四年狀元見宋登科記賦傳東坡後杞菊賦云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始至之日齋厨索然不堪其憂以譏新法減刻公使錢太甚齋醢厨

膳皆索然無備也

義隱

在定州日作松醪賦今爲寄擇等庶開發後生妙思着

鞭一躍當撞破烟樓

東坡答陳季常書

銑按年譜元祐八年以二學士出知定州到定州作
中山松醪賦

艮嶽初成徽宗自作記命李質曹組各爲賦一篇事載
揮塵錄

銑按曹李二賦俱傳據李質賦序艮嶽告成宣和四
年歲在壬寅夏五月朔也

自屈原詞賦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
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

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
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京賦以憑虛公子安處
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
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于法度規
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羣公子乃能
遣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爲言而曹子建七
啓遂有元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冲漠公子殉華
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
坡公作後杞菊賦破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
太守殆如飛龍搏鵬鷖翔扶搖于煙霄九萬里之外不
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翺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

容齋
五筆

予在資善堂與吳傳正爲世外之遊及將赴中山傳正
贈予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九而別紹聖元年閏四月十
五日予赴英州過韋城而傳正之甥歐陽思仲在焉相
與談傳正高風歎息久之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
獨愛重之求予親書其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
作獨恨傳正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須
筆傳正所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思仲使面授傳正
且祝深藏之傳正平生學道既有得矣予亦竊聞其一
二今將適嶺表恨不及一別故以此賦爲贈而致思于
卒章可以超然想望而常相從也

東坡書松
醪賦後

予仲子迨本相從英州舟行已至姑孰而予道貶建昌

軍司馬惠州安置不可復以家行獨與少子過往而使
迨以家歸陽羨從長子邁居迨好學知爲楚詞有世外
奇志故書此六賦以贈其行

東坡書
六賦後

蜀中類試相傳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爲暗號中朝
亦或有之而蜀以爲常李壁季章壘季永同登庚戌科
已酉赴類試二公皆以文名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某
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旣書卷不以詩示侯疑其
必有謂將出門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後至納
卷所叩吏以二李卷子借一觀以小金牌與之吏取以
示則詩之警聯皆日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樽侯卽于
已卷改用之旣而皆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

唯以授子昆仲何爲又以與人李悅然不知所以他日
微有所聞終身與侯不咸

齊東野語

統按壁壘李燾仁甫子卽作長編一書者也壁壘皆
執政壁宋史有傳

晏殊留守南京范文正公遭母憂晏公請掌府學公常
宿學中訓督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出題使諸生作賦必
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准以爲
法由是後學者輻奏

記聞

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珣璣賦官韻端木賜
爲宗廟之器滿塲中多第二韵用木字云惟彼聖人粍
有端木而禹玉獨于第六韵用之上晞顏氏願爲可鑄

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哉其

銑按宋史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朞歲奇
警出語驚人 鑄顏一聯根柢于李商隱四六

東坡于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妙如老饕賦

豆粥詩是也

漁隱叢話

張詠性剛急嘗作鯀鯨魚賦其序略曰江有若覆甕者
濊于中流移晷不沒舟人曰此真魚也觸物則怒多爲
鵠鳶所食遂索書驗名古謂之鯀鯨因而賦之亦欲刺
世人之褊薄者又爲褊箴曰百行同轍一褊則缺其意
亦欲自警也然終以剛直不躋柄用後進不知論者以

爲詠踈懷不任輔弼何輕誣之甚哉

儒林公議

張詠嘗作聲賦雖未能高致絕俗然豪邁有理致朋遊有勸詠以聲賦贊先達者詠曰取第一乃欲用吾聲賦耶其自負如此

全上

銑按聲賦序云聲賦之作豈拘模限韻春雷秋蟲之爲事也蓋取諸聲成之文王化之本苟有所補不愧空言耳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從而獎之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束兒童勿多取于是世以諫筍目之

齊東野語

范文正公少時作壘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

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

事文類聚

李至嘗作亢宮賦序略曰子庚寅歲冬夕忽夢遊一道宮一寶床巋然于中一金龍蟠踞于牀之上旁有綠衣道士謂予曰此亢宿之宮也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子將拜龍輒先拜云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爲皇太子命公與李沆並爲賓客太宗戒真宗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輕待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亢宮之兆也

釋文瑩玉

話壺清

石守道介于首善堂出題曰諸生請皇帝幸國學賦中有一賦云今國家始建十親之宅蓋是年造十王宮也

釋文瑩湘

山野錄

歷代文

卷八

續集

三

韓魏公與宋尚書同試中書賦苑主宋公太息曰老矣
尚從韓家郎君試耶蓋宋公文稱已著韓公以從官子
弟第二名登科然世尚未盡知也或問韓公則愧謝曰
某敢望宋公報罷必矣已而韓爲奏篇之首宋公反出
其下

聞見
後錄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卽
位天下已定有意于修文嘗語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長
久之術因曰莫若叅用文武之士是歲御試題以訓練
將爲賦主聖臣賢爲詩蓋以示叅用之意特取一百九
人遂得呂文穆公爲狀頭李叅政至第二人張僕射齊

賢王叅政化基等數人皆在其間

石林燕語

銑按宋登科記太平興國二年狀元呂蒙正 又避
暑錄話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
出之羈旅于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
爲貴人延至寺中爲鑿山巖爲龕居之文穆處其間
九年乃出從秋試一舉爲廷試第一是時太宗初與
趙韓王議欲廣致天下士以興文治而志在幽燕試
訓練將賦文穆辭旣雄麗唱名復見容貌偉然帝曰
吾得人矣自是七年爲叅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後
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爲作記云
五代之際天下剖裂太祖啓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收
江南而吳越荆閩納籍歸覲猶有河東未殄其後太宗

再駕乃始克之海內自此一統故因御試進士乃以六
台爲家爲賦題時進士王世則進賦曰構盡乾坤作我
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爲君之玉戶金關帝覽之大悅
遂擢第一人是年李巽亦以六合爲家賦登第賦云開
八荒而爲庭衢并包有截用四夷而作藩屏善閉無關
此亦善矣然不若世則之雄壯巽字仲權邵武人以蜃
樓土鼓周處斬蛟三賦馳名後仕至度支郎中兩浙轉
運使卒與王禹偁相友善

青箱
雜記

統按宋登科記太平興國八年狀元王世則

余皇祐壬辰歲取國學解試律設大法賦得第一名樞
密邵公元翰林賈公黯密直蔡公杭修注江公休復爲

考官內江公尤見知語余曰滿場程試皆使蕭何唯足
下使蕭規對漢約足見其追琢細膩又所問春秋策對
答詳備及賦押秋荼之密用唐宗赦受縑事諸君皆不
見云只有秦法繁于秋荼密于凝脂然則君何出余避
席歛衽自陳遠方寒士一旦程文誤中甄採因對白文
選策秀才文有解秋荼之密網唐宗赦受縑事出杜佑
通典唐書卽入載公大喜又曰滿場使次骨皆作刺骨
對凝脂唯足下用杜周傳作次骨又對吹毛只這亦堪
作解元余再三遜謝是舉登科名在間行授臨汀獄掾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倘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
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才亦

見于此賦矣公又爲水車賦其末云方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其不取意謂水車唯施旱歲不旱則無所施則公之用舍進退亦見于此賦矣蓋公在寶元康定間遇邊鄙震聳則驟加進擢及後晏靜則置而不用斯亦與水車何異

並全上

晏元獻爲叅知政事仁宗親政與同列皆罷知亳州先有摘其爲章懿太后墓誌不言帝所生以自結者然亦不免俱去一日游渦水見蛙有躍而登木捕蟬者旣得之口不能容乃相與墜地遂作蜎蛙賦略云匿藂質以潛進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以連獲終扼吭而弗制歐陽文忠滁州之貶作憎蠅賦晚以濮廟事亦厭言者屢

困不已又作憎蚊賦蘇子瞻揚州題詩之謗作點鼠賦
皆不能無芥蒂于中而發于言欲茹之不可故惟知道
者爲能忘心

避暑錄話

夏文莊公竦幼負才藻超邁不羣時年十二有試公以
放官人賦者公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其略曰降鳳詔于
丹陛出蛾眉于六宮夜雨未回儼鬢雲于簾戶秋風漸
曉失釵燕于房櫳又曰莫不喜極如夢心搖若驚踟躕
而玉趾無力眊眊而橫波漸傾鸞鑑重開已有歸鴻之
勢鳳笙將罷皆爲別鶴之聲于時銀箭初殘瓊宮乍曉
星眸爭別于天仗蓮臉競辭于庭沼行分而掖路深沉
步緩而回廊繚繞嫦娥偷藥幾年而不出蟾宮遼鶴思

家一旦而却歸華表

慶歷丙戌歲春榜省試以民功曰庸爲賦題題面生梗
難爲措詞其時路授饒瑄各場屋馳名路則云此題須
本賞饒則云此賦須本農故當時無名子嘲曰路授則
家住關西打賞罵賞饒瑄則生居浙右你儂我儂

晏臨淄臨川人其未生時有仙人曹八百見其父固謂
之曰上界有真人當降汝家自是其家日貧臨淄公旣
顯其季弟穎自幼亦如臨淄公敏悟章聖聞其名召入
禁中因令作宮沼瑞蓮賦大見稱賞賜出身供奉禮郎
穎聞之走入書室中反關木出其家人輩連呼不應
乃破壁而入則已蛻去案上有紙大書小詩二首其年

十八歲也章聖御篆神仙晏頴四字賜其家

道山清話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考
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撤棘以語周益公益
公曰史記運籌帷帳之中非誤淳熙中省試人主之勢
重萬鈞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哂之洪文敏
典舉聞之曰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治之士
遂預選紹熙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東坡船塹二
字而黜者決得失于一夫之目其幸不幸若此固學紀聞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愚
謂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卽雷煥
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之對賈生服

鳥之辭施于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
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矣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闈搗藥兔長生詩云真水黃芽長
香風玉杵鳴不爲三窟計永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
猶日中賦用闕搏之月月闕其搏出太元見沫之星第七聯云

桑榆已晚尚期一戰之收

晁无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考棊十二而星羅曰由
小基大兮何有顛沛謂靈棊經也異苑云十二棊卜出
自張文成受法于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
密以占衆事並全上